

羅文全書

冊卅一

牧廬文集（二）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八十述往序

民國六十一年，幾位青年組織了先知出版社，要求我參加，以示鼓勵。我答應了，拿了錢出書，出版了《牧廬文集》。

那年，我滿了六十歲。六十爲一甲子，爲紀念一甲子的生命，把當時散佚的文章，收集起來，編輯了這部文集。文集分六冊；第一冊爲羅瑪四記，早已出版；第二冊爲台南五年，也已出版五年；下面四冊爲台北七年，又分爲述往，哲學，宗教，生活。文集出版不久，先知出版社因經營不良，即形倒閉。牧廬文集由我收藏，轉交學生書局，每冊改名出售，售書不多。

今年我滿了八十歲，在台北已住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內所寫的文章很多，或者是專書，或者編輯成集，都已陸續出版，祇有一些學術論文和演講稿，還存在莢子裡。到了八十，可以作一總結了；我把《牧廬文集》的原書重新編輯；前兩部仍舊，所改和所加不多；後面四冊完全改編，編爲兩冊，一冊爲牧靈編，追述在台北總教區的牧靈工作，一冊爲文化編，追述在輔仁大學的文化工作。前兩部記事，紀述羅瑪和台南的生活，文筆生動簡樸，頗能引人

興趣，後兩部說理，則嫌枯燥。原本想摘錄台北二十五年的日記，然和全書體裁不合。每段又過短，故放棄不抄。但就幾項具有歷史價值的事，摘錄有關日記，不爲稱功，而是爲歷史保留資料。現在錄出有關日記，還有有關人士在世，可以作證，日記不能有僞。

我的八十年生活，分成三大段：衡陽十九年，羅瑪三十一年，台灣三十年。衡陽十九年，十二年在南鄉老家，七年在黃沙灣修院。羅瑪的三十一年，九年求學，廿五年教書，十八年在駐教廷使館任教務顧問。台灣的三十年，五年在台南任主教，十二年在台北任主教，十三年在輔仁大學任校長。八十以後的歲月，全在天主之中。

我在七十自述，獻身五十年，八十向天父自責自慶的三篇文章裡，通盤說出了我對生命的感想。在這篇序文，我不再重覆，因爲這三篇文章都收在本書的附錄裡，我現在要說的，是我的思想已經有定型，不會改變，在哲學裡，我的思想定型在生命哲學，宇宙爲天主所造，乃是一創生力，繼續進化，化生萬物，形成一生命洪流。在生活上，我的思想定型在基督結合一體，同基督負羞辱痛苦的十字架，補贖自身和人類罪惡，以崇拜天父的偉大，稱謝天父的慈愛，在這個思想的定型裡，我希望安渡餘年。

民國八十年三月十二日

羅光序於天母牧廬

牧廬文集（二）

目 錄

八十述往序		I
臺南五年（一九六一——一九六六）		一
一、臺南生活		一
聖誕夕		一
安居		五
盡責		一
住所		一五

主教公署生活	二二
臺南一家	二七
主教座堂——中華聖母堂	三一
玉井聖母堂	三五
臺南天主教大專學生活動中心	三九
聖碧岳神哲學院	四五
二、景仰先賢	四九
物我同胞——聖五傷方濟	四九
聖賈彌祿	五五
氣節——聖鮑思高	五九
但丁生辰七百週年	六五
彌開朗琪羅逝世四百週年	八五
徐文定公生平	九九

若望第二十三世	一〇七
追思教宗若望第二十三世哀詞	一一九
追思教宗若望第二十三世	一二三
我所認識的新教宗保祿六世	一三五
三、大公會議	一四一
大公會議的傳教委員會	一四一
第一期會議	一五七
第二期會議	一六五
第三期大公會議	一七一
第四期大公會議	二〇一
百代同堂	二二五
希望	二二九

四、略有所思

孔子的人格	二二三
和平的真諦	二三九
臺灣的社會問題	二五五
辯證唯物論的無神論	二七一
近代歷史哲學思想	二七九
教育叢刊發刊辭	三〇五
臺南天主教大專同學會會刊弁言五則	三〇九
我對善導報的希望	三一七
聖衣會革新修院四百週年紀念	三二一
向聖母軍團員講話	三二七
臺南《聖經》展覽會致詞	三三一
修會生活的精神	三三五

大公會議提高教友們的責任心	三四三
大公會議提高教友的自尊心	三五一
天主教的真精神	三五九
傳教區文化交談	三六三
大公會議對傳教事業的注意	三七三
大公會議與合一	三八三
聖瑪德蘭索非逝世百週年紀念講道	三八七
臺南教區傳教會議開幕詞	三九三
臺南教區傳教會議閉幕詞	三九七
彌撒大祭	四〇一
台南教區傳教會議簡略日記	四〇七
光啓出版社十週年	四一一
我和聖家會	四一五
賀德光二十五週年校慶	四二一

附錄

賀台南主教座堂建堂二十五週年·····	四二三
賀思高聖經學會三十紀念·····	四二五
陸徵祥神父信札·····	四二七
田耕莘樞機的遺信·····	四八五

臺南五年（一九六一——一九六六）

一、臺南生活

聖誕夕

上弦月懸在鏡明的天上，山上山谷的白雪閃閃地發亮。山坡樹林的雪已化了，樹叢合成了一團黑色。我眼所看見的天地，是一片白，一片靜。

今夜是我到瑞士後第一夜，天是這樣清明，沒有雲，沒有霧，而且還有顆顆的明星。山谷兩邊的山坡，稀稀有點燈火。附近的旅館，門窗緊閉，悄然無人跡。

我所住的修院，修女們已早就熄燈就寢了。昨夜聖誕夜，子夜唱經，她們已太倦，今夜便早睡。

我站在絕無人聲車聲的窗前，不敢啓開玻璃窗，窗外是零下十幾度的嚴寒，室內則有適身的溫度。

想想臺南，我只在臺南匆匆度過一次聖誕，不知今年公署內的神父們怎樣歡度聖節。

想想羅瑪，寓所內的女工，冷清一人，她必定想在外的兒子和女兒，也一定想著我。三年以前，女工的兒子女兒，每年常常同我在寓所度聖誕。佈置馬槽，同進晚餐。今天，女工只一人在寓所裡，冷清地怪可憐。

想想衡陽家鄉的妹妹和兩個弟弟。十年沒有消息，今天他們怎樣可以在共黨政權下度聖誕！

窗外園中的雪徑，我散步所印的軌跡，月下看得很分明。

我想想明年的工作：主教座堂、修院、外語中心、教義中心、現代學苑……腦中排著也很分明。

雪徑上的軌跡，明天或是太陽融化，或是天寒再下新雪，軌跡就不再見了。

我腦子裡的工作，後來是有是無呢？

在瑞士我沒有看見小孩堆雪人，只看見小孩跑著滑雪。我在衡陽家鄉裡小時曾堆過雪人，也看見雪人在太陽下漸漸融化。那時年輕，不曾生過感想，今天卻有很多雪人的感想。

我想我的工作，是不是在堆雪人呢？

小時候堆雪人時，很開心，很仔細，不會想雪人要融化而不下工夫做。那時，心裡很快活，很滿足。而且有時自己把雪人打翻，重新又來堆，又仔細下工夫。當太陽融化雪人時，我看著雪人慢慢沒有人像，心中仍舊喜歡。小孩子所喜的，是喜眼前所做的。

今天聖誕，我向小耶穌所求的，求恢復這種快活的童心。

靴跡要沒，雪人要化；人世的事跡，人世的建設，也要隱沒，也要散化。

靜寂的夜裡，清悅地響著聖誕的鐘聲，鐘報九點。

雪人一天兩天就化了，世上的事業十年百年也消失了。一天兩天，十年百年，在天主永遠的史乘上，有同樣的意義。

我眼前立著園籬旁的枯樹，月下只有黑條的枯林。春天樹林則再發芽。

世上事業，一件消失了，再有另一件建立起了。人世就如此繼續下去。

開亮屋裡的燈，看看案上小小聖誕樹，我心裡很平靜。旅途奔馳，在異鄉陌生生地度聖誕，計劃建設事業，不知可否看到成功，我心裡卻不傷感。

耶穌誕生在白冷時，他一眼看清楚了自己的生命，祂在馬槽裡就看到了加爾瓦略山的十字架。但是祂不悲傷，祂不喪氣，祂卻很積極地度過一生，很安靜地享有精神的愉快。祂知道自己由永遠而來，向著永遠而去，人世的生命，是祂聖父給祂的一種使命而已，使命要擔

負的好。

我也是向著永遠而去的，我握的生命也是聖父給的使命。使命的工作，將來要隨人世而毀滅。然而我的使命也要擔負的好。

案上聖誕樹上的小天使對著我笑。天使的生活常是快活，常是喜笑。他們只有欣賞天主的美善，怎樣不快活喜笑呢！

聖誕夕！耶穌誕生了，就是爲使我們向著永遠生命，爲使我們欣賞天主的美善，我爲什麼不安靜快活呢？

異鄉也好，工作忙也好，事業成敗也好，後人紀念不紀念也好，這都是我爲向永遠生命所有的過渡使命。我向著永遠看，我心中欣賞著天主的美善，我就有天使的快活喜笑了。

一九六三年聖誕夕於 Jakobshad

安居

修院以外，遍地白雪。小鳥都聚在窗前的枯樹上，不時飛到窗前階台上啄食。修院女工在階前撒些草種，拋些麵包屑，又放幾片蘋果。

聚在窗前的小鳥，有麻雀、有烏春、有黑頭鳥、有喜鵲、還有一種善鳴的綠色小雀。

小鳥啄食後，飛到樹上，常是瑟縮地棲著，似乎凍著，怪可憐。在屋內，有修女們養著的一隻黃鶯，隔著玻璃和窗外的小鳥對著，黃鶯跳著唱著，很是活潑可愛。

我因此想起羅瑪寓所裡的小鳥。

女工愛倫從羅瑪來信說：「小鳥常是一樣。」

普通她寫信，常說：「小鳥很好，唱得很好聽，牠們是我的好伴侶。」

今天她卻告訴我：小鳥常是一樣。一樣，是表示跟我在羅瑪時所看見的情況一樣。

在羅瑪時所看見寓中小鳥的情況，很有點蕭條的氣色。「慶慶」在半月以前病死了。

「慶慶」是生在我寓所裡唯一的黃鶯，年歲最輕，毛色紅黃夾棕，美麗可愛，而且很響亮的喉嚨，又跟「霖霖」學得張口大唱的曲子。一個月以前，忽然患了腸胃病，排洩不良，以致

有臭氣，我替牠每天洗刷。病了兩個多星期，最後不能跳動。我看牠那可憐的情形，不忍牠多吃苦，真希望牠早死。終於「慶慶」在一個夜晚悄悄地死在籠裡，愛倫把牠埋在陽台上的花盆內。

最蕭條的是「霖霖」和「芳芳」。「霖霖」原是寓中群鶯之冠，號稱小將軍，唱歌時，昂首伸頸，有不可一世的氣概，近來忽然變成了蓬首散髮的老鳥了。墜著翅膀，頭也不伸，既不歌唱，又不能飛。成天只坐在放草種的小盒邊，吃個不休。吃飽了，把頭藏在頸毛裡，打著瞌睡。睡了一會，又開始吃。連夜間也不跳到籠裡最高的木桿上去睡，卻睡在草種的小盒邊。夜間醒來，在黑暗裡也伸嘴到盒中，摸著吃東西。

「芳芳」也是一樣，「芳芳」原是最美麗最強悍的黃鶯，從來不能和「霖霖」相會，相會則打架。現在牠也老了，也是羽毛不整，成天只在小盒裡吃草種。愛倫把牠和「霖霖」放在一個籠裡，牠一聲不響。有時竟和「霖霖」同時在一個小盒裡吃。看來又可憐又可笑。愛倫說牠們倆真像兩個老人：吃了就睡，睡了又吃，連吵架的氣力也沒有了。

「霖霖」大約有十歲多了，「芳芳」也有九歲。牠倆是我在寓所裡開始養鳥時所買來的。小鶯活到十歲，算是壽命很長。半月前死去的「慶慶」，已經是第三代的「慶慶」。

其餘還有兩隻黃鶯，一隻是寓所中的第三代，年歲很輕，名叫「七巧」，種類很貴重，

價錢也很高。這兩隻鶯都是母鶯，不會唱，只會叫，「七巧」看見我到籠邊，常要叫幾聲。還有兩隻東方夜鶯，去年常是歌聲滿屋，今年九月十七日抵羅瑪，愛倫問我是否看到「蔦蘿」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我仔細一看，「蔦蘿」的左眼，起了白翳。過了兩星期，右眼又滿了白翳。「蔦蘿」於是成了瞎子。但稍微還看見一點，不但是知道食物的地方，而且也看見洗澡的水盆，知道跳著洗澡。可是牠從此不唱了，也不跳動。整天坐在一定的地方，看起來怪可憐。

「烏絲」則很健全。牠是第二代的烏絲，聲音不下於第一代的烏絲鶯。然而第一代的烏絲喜歡單獨歌唱，於今的第二代烏絲，則要和「蔦蘿」一同唱，牠喜歡行歌互應。「蔦蘿」既因目盲不高興唱歌了，「烏絲」也常守默靜了。有時，中午和黃昏，牠也單調一唱，總是唱得不起勁。

所以寓所的小鳥，於今已經到了蕭條狀況。若是在往年，我必定增購別的小鶯，替換老的死的，寓所的小鳥，常活潑可愛。現在我不住在羅瑪了，只因開大小會議，我纔來羅瑪住幾個月。我無心再買小鳥。只讓現有的小鶯老死病死。也可能到了明年，我把年輕的小鶯，都送給朋友，寓所便更冷清了。

在臺南主教公署裡，去年也曾養了人家送給我的兩對小鳥。不幸，去年冬天，我在羅瑪開會時，署中兩隻小鳥都病死了。今年夏天，一隻小公鳥又飛跑了，剩下的一隻便被我放走